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 世纪最独特的一道文学风景线，女性版《追忆似水年华》。

[美] 阿娜伊斯·宁 著
祝吉芳 诸文娟 葛晓剑 译

1934-1939
【第二集】

阿娜伊斯·宁日记



出版人 刘健屏
策 划 汪意云
责任编辑 汪意云
装帧设计 刘亭亭

“日记可与圣奥古斯丁、佩特罗尼乌斯、阿尔伯特·卢梭、普鲁斯特的作品媲美。”

——亨利·米勒

“《阿娜伊斯·宁日记》满足了我们的期待。一部真正撼动心灵之作。取材真实，视觉高雅，艺术性强。”

——普利策奖获得者卡尔·夏皮罗

“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日记之一……该日记的出版发行，进一步奠定了宁小姐在现代文学中的地位。”

——罗伯特·R·柯代《洛杉矶时报》

“敏感而坦率……既有诗的朦胧美又有精确美……独领风骚……她的日记是肉与灵的对话。”

——《新闻周刊》

“一部不凡之作……自我，通过极端微妙的情感，以美得惊人的散文风格，飞升到一个极高的艺术境界。”

——赫伯特·里德爵士

“无人像她那样在日记中用如此精深形象的笔触袒露自己的生活、经历、思想、情感。”

——《东京日报》

“一部独特的文学备忘录……抒情而摄心掠魄。”

——《乡村之声》

“清澈透明的运笔，对人、景、物的描写，客观的自我剖析……捧读《阿娜伊斯·宁日记》，实为人生一大享受。”

——伦敦《星期日时报》

“阿娜伊斯·宁始终是她那个世界上最妙趣有致、最身心自在的女人，一个处处大放异彩的女人。”

——维也纳《读者周刊》

“《阿娜伊斯·宁日记》大胆进入女性心理世界。”

——瑞士《读者论坛》

ISBN 978-7-214-04637-6



9 787214 046376 >

定价:60.00元(共四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阿娜伊斯·宁日记

[美]阿娜伊斯·宁 著
祝吉芳 诸文娟 葛晓剑 译

1934-1939
【第二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娜伊斯·宁日记(1931—1947)/(美)宁著;祝吉芳等
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6

ISBN 978-7-214-04637-6

I. 阿... II. ①宁...②祝... III. 日记—作品集—
美国—现代 IV. 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2614 号

The Diary of Anais Nin (1934—1939)

Copyright © 1967 The Anais Nin Trust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7 by JSPP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nais Nin Trust c/o Barbara
W. Stuhlmann (Author's Representativ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6-170

- 书 名 阿娜伊斯·宁日记(第二集 1934—1939)
著 者 (美)阿娜伊斯·宁
译 者 祝吉芳 诸文娟 葛晓剑
责任编辑 汪意云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者 常熟兴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31.5 插页 8
字 数 10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4637-6
定 价 60.00 元(共四集)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前言

1966年，普利策奖获得者、诗人卡尔·夏皮罗于阿娜伊斯·宁《日记》第一集（1931—1934）出版之初，在《每周书讯》中撰文：“20年来，大西洋两岸的文学界争相谈论这部奇特的日记，有先睹其风采的读者视其为呕心沥血之作，极尽褒扬之辞。现在，日记的部分内容终于化为铅字，广大读者也可品评并见证这一巨著之隽永。”

的确，《日记》第一集一俟面世，好评如潮，见证了宁小姐终身巨著之不同凡响！遗憾的是，囿于种种原因，日记难以出全，但断章残篇也难掩其魅力和风采。这部日记仅涉及宁小姐三年多的生活，区区600页，而原作竟达15,000页之多，至今仍深藏于布鲁克林某家银行保险柜24个档案抽屉里！

对一部时间事件纵横交错、沟壑天成、青涩转熟、渐次成长、浑然一体的日记类文本，做任何选择或舍弃都于心难忍，毕竟作者在写日记时已初次精挑细选，编辑过程又做了第二次筛选。这部日记以其丰满，对作者本人进行了整体反思和立体刻画，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那个丰满、圆润、日常生活中表现欲强的阿娜伊斯·宁。在日记中，宁小姐用谦和细腻、毫不扭捏的笔触展示内在自我，展示自己对人、事及各种思想的自然反应，给我们一种未被作家艺术化的真实信心。不过，正是这种天赋和技巧，她甚至在早年便把

多姿的生活注入日记的每一页,即便是断章取段,也能传达出一气呵成的通畅和效果。随便取一段日记展读,我们都会沉醉于她生活的新鲜,为她的生活节奏、张力、行为所感染,本能地或理智地产生一种眷眷依恋,恍若梦中。

日记第一集一开始,宁小姐正欲在文学界一试身手,此刻的她已对劳伦斯有过一段时间的狂热研究。当时,她与家人生活在巴黎郊区一座宁静的小镇——路维希安一处古旧的别墅里。乡村是宁静的,但经历过欧洲童年时代的宗教挣扎及美国的青春反叛岁月之后,宁小姐生活中表面的平静,很快被一帮艺术家及文人的闯入打破,其中最重要的是尚未成名的“流氓作家”亨利·米勒及其艳丽的妻子琼,还有疯狂的超现实主义派诗人阿铎。在众多关系中,她主动承担艺术家、妻子、姐妹、女儿、保姆、密友、妓女、诗人的保护神缪斯等角色,结果发现自己深陷“上流社会”的虚伪浮夸与“放浪世界”的贫穷率真之间,无法摆脱一种如影随行的痛苦的自我意识,深囚于父亲这个早年抛妻弃子的西班牙作曲家兼钢琴家优雅自私的阴影中,虽尽力通过精神分析去理解,去解开纠结于自己个性中的诸多乱麻,可是无论法国心理分析协会之父勒内·艾伦迪医生,还是弗洛伊德的弃徒、她曾与之共同研究现代世界女性角色和创造潜力的奥托·兰克医生,都不能为她提供满意的解答。于是,她在自己的庇护所,在自己像戴护身符一样随身携带的日记中,对这些精神分析师进行分析。1934年11月,在亨利·米勒的处女作《北回归线》经她不懈支持终于面世后的第三个月,宁小姐响应受大萧条影响移师纽约的兰克医生向她发出的紧急召唤,准备离开巴黎,打算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

本集始于宁小姐初到纽约的日记。与第一集一样,这是一个独立的集子,所有事件完完全全体现出宁小姐一生中的几次重大转折,框架结构自然,浑然天成。

本集文本约为原作40—60卷的一半,时间跨度为1934—1939年。某些人物,包括宁小姐的丈夫、家庭成员,再次被删除。她分析治疗过的病人姓名也做了修改或省略。

如果说本集与前一集有何差异有何重点转移的话,那就是现在宁小姐不再回顾,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她对外界的立场态度。可以肯定的是,宁小姐的批判视角仍率真而尖刻地聚焦在自己身上:“我最喜欢自己的,”她写道,“是坦率、勇气。我已找到真实对待自我的方式,这些方式不会造成过多疼

痛或破坏……我最不喜欢自己的是对闪耀的需要,对掌声的需要,是虚荣心,及多愁善感。我希望自己更坚硬。我不能开玩笑,不能向任何人打趣而事后不反悔”,但她对日记坦白的需要是变化的。她成功地杀死了父亲的阴影,但似乎仍在本能地寻找一个“引路人”,一个父亲般的人物。她对亨利·米勒及其浪荡朋友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不再像以前那样宽容他人的古怪离奇和才智浪费。她忙于工作,忙于冈萨罗这个印第安疯狂革命家及其早衰的妻子赫尔芭,忙于小劳伦斯·达雷尔,从而获得了一个新的领域,一种新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她仍然“不能平静地扎根于任何地方,因为我多层面的潜在神话及可能的多变形象,在不断萌动抽芽”。她仍迷失于不同的身份之网中,但这个世界已变得更真实,更可触摸,选择也更清晰。

20世纪30年代末,她写道:“日记曾是一种疾病,现在非同往日。以前是因为孤独,因为不知如何沟通,因为需要沟通。现在,描写别人使我快乐。我需要大量描写。”

她那赋予前一集即时感的与生俱来的写作技巧及挑剔眼光,现在越来越有意识地遵循一种艺术原则:捕捉情感大起大落的现实瞬间。用她的话来解释,即她的“肖像”只“在一个人对我十分重要的瞬间完成。该人的起身和瘫痪、出现和消失,只与我有关。”但是,她的外在记叙似轻描淡写,支离破碎,“像一尊无胳膊无手的雕像,刚刚出土,须辨别其身份,然后加以神化”。为此,到达纽约时,她在巴黎生活中频繁接触的那些人,在新的激流、新的纠葛中一一淡去。她的日记记满了自己曾分析过的病人及其故事。等她重返法国时,她已被迫在精神分析职业和创作的需要之间做出明确选择。与此同时,她舍弃了纽约的朋友,让他们只在焦虑、实际情态发展到顶峰时刻才在日记的屏幕上闪烁。

本集的重心转移、日记的目的及功能转换,反映出宁小姐在面临个人选择方面的决断,反映出一个现代艺术家的特有成长历程。面对欧洲汹涌欲来的政治风暴,面对西班牙内战,面对恐怖行为的血腥彩排,她坦言:“我并非对正上演的政治戏剧视而不见,我只是不站在任何一方。政治于我,腐烂透顶,带有经济而非人道主义目的。世界的痛苦于我似无药可救,除非献身个人。我不相信任何运动或制度。”甚至在她积极播散同情的时候,在参加集会及为事业之计发出一封封信件的时候,都不能抑制地表露出政治上的悲观,“什么也不能改变人的本性,我太清楚了,人只能在心理上改变自己。

恐惧和贪婪使人成为非人，每次革命结果都仅是角色的改变，掌权者的更迭，如此而已，邪恶仍然未除。”

作为一个女人，一个艺术家，她已做出选择，这个选择可能归结于她孤独的童年：“我已建成一个私人的世界，恐怕不能对外在世界的建设有什么帮助。”但她的选择不只是对不可控制的事物采取无为态度，更是一种抗议。作为自认为值得支持的事业的朋友、听众、支持者，她内心积极地与人类的恐惧、毁灭性进行斗争。路维希安、纽约泪水浸泡的旅馆房间、塞纳河上的船屋，都经她的个人魔力点化，成了麻烦不断之大海中的世外桃源。快乐圆满地活着，丰富多彩地活着，在能力范围内关心他人——宁小姐为人类生存的困境给出了自己独特的答案。沿着她的心路历程，也许我们可得到一把钥匙，去打开有待探索的深囚于各个巨大密室里的自我。宁小姐率真地写道：“内心深处的个人生活，永远超越自身的真相。”

冈瑟·斯塔曼

1966 年 11 月于纽约

[1934 年 11 月]

船乘风破浪，平稳快速地驶向纽约，到达纽约港已是夜晚，管乐队正演奏着乐曲，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灯光闪烁，好像千百只眼睛眨呀眨。我伫立码头，一边在人群中寻觅兰克的身影，一边凝视这个巴比伦式的城市，看着来来往往行色匆匆的人们。纽约在雾与大海的气息中如梦似幻。

兰克来了。借助一个有权势的病入的影响，他很快帮我办妥各种海关手续。我们离开海关大楼，将行李塞进出租车，不多时就抵达早已订好的旅馆。我第一眼就称这家旅馆为“杂乱旅馆”。

我和兰克坐在酒吧里。他口袋里揣着戏票，胳膊下夹着送我的书。他已对本周的每个晚上都做好安排，并为我预订好与舞蹈家乔治·巴兰钦的约会，因为他听我说过非常希望重返舞台。

从我们坐的地方能看见直冲霄汉的纽约建筑。这个城市处于上升阶段，正昂首进入未来，到处一片欢腾景象。纽约的铰链润滑油、豪华塑料制品、硬金属表层、刺目的光线和噪音，特别是多沙、寒冷、多风的气候，从各个方面显示出纽约与巴黎的不同。

对兰克来说，纽约生活是一种全新的生活，他将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兰克的一间办公室在亚当斯大楼。第二天早晨我就上班了，向兰克学习的同时，也帮他处理一些事情。很多名人前来寻求兰克的帮助，他们坐在

候诊室静等。心存感激的病人给兰克送来很多礼物，什么露天晚会的门票、戏剧票，请他参加新饭店、新学校开幕式的请柬……兰克自豪地向我展示这些礼品，仿佛他已控制了整座城市。我感觉自己很快融入生活的潮流，成了人们注目的中心。我非常喜欢这样的生活。

晚上，兰克带我去看宾夕法尼亚火车站的魔术之门。这个魔术之门能自动开启，好像读得懂人的思想。后来我们去了帝州大阳台，从那里可俯瞰城市全景。站在高高的阳台上，感觉阳台在风中摇摆。这个阳台，整体设计成伸向天空高耸入云的式样，像一只尖锐的箭矢傲慢地刺向天空，似要逃离地球的束缚直插太空。

纽约的声音很奇怪，因为这里的生活很肤浅，没有思想，没有沉思，没有梦，也没有反省，只有行动——精力旺盛的行动；没有过去的回忆，也不回忆过去；不去怀疑，也无可怀疑。

纽约上演的戏剧情节简单平淡，所以我和兰克按戏剧应有的特质，对那些戏剧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改写。改写剧本期间，兰克谈到对马克·吐温的喜爱，尤其是对《哈克贝里·芬历险记》的喜爱。这本小说以黑奴解放为主题，强调冒险精神。兰克敬佩马克·吐温诙谐幽默的文学技巧：哈克总在不断寻求困难，总在遭遇新的人或新的事，探险的道路总是迂回曲折。“戏中情节太简单了，书上不是这样写的！”他说。

兰克的另一间办公室在纽约东区一栋三室套公寓中，附近有一个公园。我逐渐熟悉了每一个病人。兰克和我一起研究病人心理分析表，教我如何处理不同病例，耐心讲解他的动态解决方法：立刻抓住病人目前心理冲突进行快速转移，以做进一步心理分析。兰克对每一个心理分析步骤、每一种病例的处理都做细致的示范讲解。他和病人的每一次谈话都充满悬念，他相信神经官能症患者其实就是麻痹症病人，只不过是一种情感麻痹，但他不允许自己仅仅停留在病人的症状描述上。

纽约的生活太紧张，什么事都在提速，可谓日新月异。而兰克的动态分析天赋似乎也加快了病人的痊愈进程。

仿佛一夜之间，我突然置身于政治阴谋中心和歌剧生活中心。来寻求心理分析治疗的有政客、剧院经理、百万富翁、电影明星、基金会和联谊会成员。我不能泄漏他们的名字（这有违职业道德），但他们的故事深深吸引着身为小说家的我。

生活帷幕升起,其剧情发展比任何戏剧或电影都有深度,令人惊惧。在这伟大的力量后面,有悲剧,有灰心,有恐惧,有痛苦,甚至有自杀和心理谋杀身亡。我整天在封闭的办公室听着,记录着,研究着他们低声倾诉的痛苦悲伤。真是命运交响乐!我每天为一些前来寻求心理分析帮助的人开门,这些人中有掌控戏剧命运的人,有正在建造宾馆连锁店的人,还有影响着华尔街股市的人。一千人,一千个故事!

兰克开始爱上这里的生活。他说,见我以小说家身份来看待他的工作,见我每天在心理分析症室应付各种戏剧和奇人怪事,他没有理由不喜欢这里的生活。兰克的探索和研究,揭示出新的戏剧情节,挖掘出新的人物性格。

通过兰克,我介入病人的生活越深,就越觉得他们在外面的、在大街上、在饭店的行为像虚伪的交响乐。

商店的橱窗,街上的车流,闪烁的霓虹灯,透明清澈的光芒,交相辉映在万物上,似真似幻。每天的日子鲜亮光彩,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生活犹如一首平稳流淌的诗,一首节奏明快的歌:踩着舞步,在各个柜台兑换乘地铁的零钱……节奏,节奏,节奏!当了解到那么多病人的内心骚动后,我不敢太近距离地观察他人。每个人看上去都有些虚伪,像机器人一样,里面是混凝土和电线。无数敞开的窗户,给人看到的是内心的高压、困扰和靠维他命维持的生活,也让人看到明日的城市及不再具有人性的明日之人。那些最后一次来找兰克哭诉的人,可能是即将消失的种族,正如贵族在欧洲已是消失的种族一样。也许那些自认为世界是自己的人,正在成为某些东西的牺牲品。在兰克的办公室,我听见病人的抗议、反叛和悲伤,但一到心理分析诊所外面,这些人则又成了上着白色瓷漆、冷冰冰的建筑群中的一部分。

*

我放弃了到巴兰钦舞蹈班跳舞的打算,想把精力集中在心理分析这门新艺术上。这是一门深层次探索人类的艺术,是心灵的考古学。

作为助理秘书,我并不精明能干,但兰克能容忍,因为我对他思想的理解弥补了这一不足。事实上,我太理解他的思想了,所以兰克叫我替他翻译,甚至做些阐释工作。兰克的书里有一些生硬、直接译自德文的东西,使兰克思维模糊不清,需要加以解释澄清。

我的小小书桌上重重压着德文题名的大部头书籍,译完需要穷尽一生。每天翻译把译好的章节拿来,交我修改,以使译文更加清楚明朗。

下午6时，一天工作结束。我们一起去饭店吃饭，谈论病人的情况。兰克总会情不自禁地教我一些心理分析方法，他那精于解释的大脑似乎总在运转。但过不了多久，我会厌倦这种抽象的谈话，于是提议去哈莱姆玩。

哈莱姆好似法国的萨瓦。强劲的音乐颤抖着地板，空旷的场地上弥漫着奶油和饮料的气味，光线中尘土飞扬。黑人们扭着、跳着，发自内心的快乐就像拥有了世上巨大的财富。只要一踏上那里的地面，每个人的快乐情绪就会被强劲的节奏激发出来。

兰克说他不会跳舞。“真是一个新世界，新世界啊！”他喃喃道，惊讶得不知所措。我没料到他不会跳舞，也许他以前的生活太刻板了吧。我说：“跟着我跳。”刚开始，他动作僵硬，常常出错、困惑、眩晕，可第一支曲子快结束时，他已能开心忘我地起舞了。在我们周围，狂舞的黑人扭摆自如，舞姿优雅。兰克踩着节奏慢慢移动步伐，像学走路一样。我跳着，他在旁边亦步亦趋地学着。我本想和黑人一起跳，他们跳得那样自如、优雅。但我想让兰克充分体会身体自由运动的快乐，就像他让我发现情感自由的快乐一样。我用快乐、音乐、忘我境界来回报他给我的一切。

乘出租车回家的路上，车内收音机继续播放爵士乐曲。是啊！爵士乐陪伴的纽约，是一个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的律动之城。

兰克忘不了哈莱姆，急切地想再去一次，甚至都等不及一天工作结束。他说：“我想在病人处方上写：去哈莱姆吧，运动可消除你所有的不适！”

*

我在“杂乱旅馆”的房间宽约一张床的长度，里面有一张黄褐色的小桌和一个小柜。兰克选择这家旅馆，是因为看到广告说这里提供欧式早餐。每天早晨7时，伴随着一声左轮手枪射击的声音，“欧式”早餐从门上狭槽中滑进来。这是一个纸盒，内有满满一保温瓶温热稀淡的咖啡，一夸特锡纸包的奶油小馅饼，一个像放了2天干硬得咬不动的面包卷。惟一能让我感到安慰的是，床头有一台收音机。

当他有正式晚宴或其他应酬时，我或呆在房间写日记，或与朋友出去玩。

兰克告诉我，女人行骗技巧相当拙劣，许多他分析过的女人，一旦陷入某种阴谋、情感纠葛或政治权术，总留下“线索”让人发现，从而授人以柄，最终失去一切。这似乎是在重演古老原始的做爱方式——女人被男人强力制服。只不过现在是在一种更为抽象的情形下，女人们感觉自己被男人征服，

似乎也乐意被征服。

在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音乐喜剧中,那个士兵试图扮演诗人角色时,得到的是一把钳夹。兰克说,我们试图去扮演不同角色时,身体或精神都会受到各种各样钳夹般的束缚。这是心灵的束缚,身体的束缚,更是情感的束缚。

收音机里播放着忧伤的蓝调音乐。巴黎和纽约,是世界的两极,两种生活,两重天地:引诱身体、刺激感官的是沉溺于酒色的巴黎;行色匆匆、注重实效的是人工合成的纽约。一个侧重精神生活,一个侧重实际生活。

兰克的心理分析在整天制造魔力。他用痛苦和语言制造出魔力治疗病人,这魔力如古老宗教法师的双手一样奇妙。夜晚,这些魔力进入我统治的王国,渗入我的生活,延续至今。

坐在一家饭店里,在我的询问下,兰克滔滔不绝地谈起童年的往事,谈着,谈着,突然哽咽,双眼闪耀晶莹的泪花。“以前从没人问过我的童年生活,一直都是我听别人讲他们的事情,从没人问过我儿时的情况。”

我终于理解兰克为什么那样深爱马克·吐温笔下的小男孩哈克贝里·芬了。他的童年一定像哈克一样,相貌平平,满脸雀斑,衣衫褴褛,生活艰难,但爱惹事,好冒险,一脑子奇思怪想。兰克喜欢回忆自己在浅河里赤手抓鱼的情形,对自己比鱼游得还快非常自豪。可以想象,少年兰克一定很淘气,也一定很幽默。

第二天,我注意到兰克盯着正在中央公园滑雪的孩子们看。那些孩子头戴鲜红的羊毛帽,身穿红、白或蓝色大衣,在皑皑白雪中尖叫着,大笑着。“我真想出去和孩子们一起滑雪,一起欢笑!”

但绝望和沮丧缠住了他,陷入悲剧的人们缠住了他,这个世界不予同情的特殊悲剧缠住了他。那天早晨,兰克佝偻着腰,心情沉重地站在窗边,像个囚徒。是的,他成了工作的囚徒、职业的囚徒。病人络绎不绝地来找兰克,被治愈的病人又把自己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及朋友带来请兰克治疗。病人数量成倍增长,令人吃惊。难道心理疾病是这个时代产生的新病吗?这个时代的生活节奏太快,人们无暇恋爱、交友,无暇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

兰克用一双有魔力的双眼看待一切。那些求他医治的病人就像瞎子、哑巴、聋子,看不见,说不出,也听不到生命的意义所在。一旦兰克找到他们生活中的“戏剧情节”,他们立刻变得饶有兴趣,而正是兴趣拯救了他们。这

种从无意识中分析出来的情节慢慢显示出它比任何侦探小说都有趣的特质。兰克揭示了无意识与病症之间的联系、意识与意识纵横交错的关系及各种病症的类型。他的心理分析方法具有无穷的趣味，令人叹服。

兰克总去费城或哈特福德的火车上写演讲稿。

兰克坚持认为心理学家不了解女性。“她不创造，也不能清楚表达自己，所以一直在模仿男人。”因而兰克坚持要求我在听他演讲时，须在讲稿边缘用红笔写出我的评价和看法。“这样，我们就能相互理解了。”

兰克说话一向这样开头：“我有一个想法。”对意义的发现是经历的深化和扩展。心理分析时，如果不了解病人的基本情况，不观察病人的姿态和行为，就不可能挖掘出意义。

我们站在西 75 大街 158 号的一幢褐色石屋前。这是我儿时生活过几年的地方，也是我了解人世艰辛、品尝屈辱和贫穷滋味的地方。

那时，我们古巴大家族的成员经常来这儿。他们不来时，母亲把顶楼和二楼出租给熟悉的艺术家。著名钢琴家特雷莎·卡雷诺的女儿就曾住在地下室。我们自己住一楼，一楼也曾是客厅兼饭厅。恩里克·马德里居雷拉（天才小提琴家，后来成了著名的乐队指挥，当时年仅 16 岁）就住顶楼。每天，美妙的音乐在各个房间回荡，著名宾客来来往往，整幢房子充满欢乐气氛：乔斯·马多内斯在歌唱，米格尔·约韦特弹奏吉他，母亲也加入歌唱行列，弟弟乔奎因演奏钢琴，恩里克则拉小提琴。

无论什么时候古巴闹革命（当时古巴常闹革命），总会有几个被流放到美国的姨父和我们住在一起。姨父们有时带我们乘汽车去剧院，我们也就偶尔能享受一下生活的奢侈。但等他们离开后，我们又得回家做家务，或回公立学校上学。那时的生活可谓丰富多彩，如诗如画，乐趣无穷，但我们常常负债。

当时，这幢房子较新，仅二易其主。第一届主人生活非常奢侈，把厨房设在地下室，让男管家住餐具室，女仆住顶楼。从正式的饭厅可以俯瞰花园，客厅墙壁上镶着镜子，二楼卧室附带梳妆室和豪华浴室。过去资本家生活的舒适奢华可从精巧的灯具、舒适的毛皮地毯和到处装饰的镜子等窥见一斑。出售这栋楼房时，他们将房屋分隔成许多单间，每一层带一个浴室。母亲、两个弟弟和我睡在过去的饭厅里。我们在过去的餐具室洗漱，用地下室厨房隔壁的淋浴器洗澡，这个淋浴器曾是仆人使用的。白天，我们把卧室

当餐厅，两张折叠床变成庄重的写字台。那个大凸窗乍看像后院，我很快把它改造成花园。窗子前放了一张书桌。那些笨重的木制家具、盛食物的扇贝以及壁缘，透露出原房主曾经的富有、后来的贫穷潦倒。

就在这幢房子里，我首次创作了即兴表演剧本。身为作者，我坚持要求演员发挥想象力进行即兴表演：没有剧本，没有策划，只给主题。我们在一间没有出租的房间里更换“戏服”（我们将网眼纱、圣诞节装饰物、窗帘和披肩等改成临时戏服），然后，我的弟弟或我的表兄弟们上台表演，但他们不肯合作，呆若木鸡地站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看着我：“快告诉我们，该做什么该说什么呀！”

我的故事讲得很成功。我们把灯关掉，然后讲故事。讲啊讲，直到把我们自己吓得大气不敢出一声（这些故事大都为恐怖、惊悚或鬼故事），才把灯打开。我知道我要的效果已达到。

兰克了解到我这段经历后，想亲自看看这个地方。过了一会儿，兰克谈起自己。

他说他有点反感自己的专业了，还说他是自己的囚徒。

“我一直是被动接受别人忏悔的囚犯。其实，我一点也不想倾听别人的忏悔，已厌倦奉献自己，厌倦被别人利用，很想为自己而活，讨厌整天坐在椅子上听别人忏悔。我想解脱了，阿娜伊斯！除了你，没人允许我做一个常人。他们不是把我神化、理想化，就是把我当作一个半仙，或者一个父亲、母亲，甚至祖母！无论他们需要爱还是报复，都来找我倾诉。想到未来还有那么多日子，生活中还要奉献那么多时，我真的好厌倦坐在这张椅子上啊！”

我已经唤起兰克对生活 and 自由的渴望，正如亨利和琼曾唤醒我一样。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兰克已意识到自己还没活够，已厌倦目前的生活模式，厌倦无止境的给予，厌倦整天湮没于聆听、分析、阐释中，厌倦丝毫没有自我的紧张行医生活。兰克告诉我，甚至他在夜里熟睡了，还会有人打电话找他。痛苦的哭泣，扬言要自杀，要离家出走，这一切他不能不管。

所以他更希望我做舞蹈家而不是心理分析师。

我帮助兰克度过了这次心理危机。我仅仅建议他在工作 and 娱乐之间、工作和休闲之间寻求更好的平衡。他开始控制病人流量，给自己更多时间去剧院，去收藏图书，去写作。

为减轻自己的负担，兰克把他的病人介绍给我。我的第一个病人就是兰克介绍的。

与此同时，亨利在巴黎认识了伯莱斯·桑德拉。他来信提及他们的相识。伯莱斯·桑德拉想成为第一个飞上月球的人。如果真能飞上月球，他对月球的描写将会多么壮观！

亨利来纽约了，但因大雾而晚点到达。亨利在他父亲的裁缝店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他曾在那个裁缝店干过活儿。

[1935年1月]

去安索尼娅旅馆拜访西奥多·德莱塞。那是一个缺少个性的地方，从房间硕大的窗口可俯瞰百老汇大街。房间里到处都是书，书桌上铺满文件和稿纸。

德莱塞皮肤粉红，身材高大，像个农民，说起话来慢腾腾的，笑起来“咯咯咯”的，配上淡蓝色的眼睛，长满雀斑的双手，非常独特。

旅馆侍者为我们端来晚餐。我们谈了很多有关作家、著作之类的话题。他说很多人给他写信，就像给听忏悔的神父写信一样，向他倾诉苦恼，请求给予建议。他们以为小说家应该知道如何指导他们的生活。这样的来信太多了，他不得不聘用一个专门的秘书。

“你什么也不问，只是来看我，没问题要问吗？”

“没什么要问的。我尊敬您这个作家，想了解您，就这些。”

他如释重负，高兴地轻声笑起来，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传说有个国王能点石成金，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带着东西来求他点成金子，越来越多的人听说了他的本事，从四面八方涌来找他，挤进他的宫殿，围在他的周围，在他身边挤来挤去，乞求着，恳请着，推挤着。最后，国王在人群的围压之下闷死了。有时候我也有这种感觉。困惑、乞求的人们写给我的信都是：‘我该

怎么办?’他们凭什么认为作家能指导他们生活呢?”

德莱塞不相信灵魂,是唯物论者。

我们谈话的时候,百老汇灯光闪闪烁烁,像在跳舞。即使是在旅馆,德莱塞也尽力创造一种实事求是的气氛,和他的书一样。

他问我是如何做到既有自己独特个性又能保持女性特有柔媚和谦逊态度的?

晚饭后,德莱塞坐在一把摇椅里,就像在乡下他家里一样。他称赞我的双手水灵细嫩,像芹菜梗子。

多么通俗的比方!我笑了起来。我想这可能就是德莱塞的语言风格吧。他在摇椅里摇来摇去,惬意无比。

我要告辞了。他没站起来,继续面带微笑地在摇椅里前后摇晃着。我披上大衣站到门边。

“不想和我共度良宵?”

“不,”我彬彬有礼地回答,“谢谢你。”

“太遗憾了,太遗憾了!”他轻声笑着,喃喃道,然后站起来陪我走到门边,脸上露出愉快的笑容。

*

在一次画室聚会上,我遇到亨利的几个朋友:医生科纳森,摄影师西尔西娅·萨尔米,画家埃米尔·施内尔洛克。在巴黎时,亨利常给埃米尔写信。

兰克即将启程去加利福利亚作为期三周的巡回演讲,返回途中,还将到新奥尔良演讲。

*

兰克与亨利一样关注罪恶。在和病人呆上一天后,他做了如下记录:

我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这一生从没做过常人,我的意思是,我从没根据自己的情感做出自然反应。当然,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我的情感被理性化了,从不伤害他人。残忍、欺骗、自私是人性的一面。邪恶,善妒,轻率,占有欲强,懒惰,依赖性重,好剥削他人,这就是人。有同情心,善解人意,有耐心,乐于助人,这也是人,只不过是理想的人。对爱情忠诚其实不符合自然规律。不仅偶像崇拜和宗教信仰、非道德和道德观是人为的意识形态,爱情观也是一种人为的意识形态。在现实中,男人像女人一样依本能行事,因为